



游水健儿

江苏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



游 击 健 儿

——江苏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

江苏省军区政治部 编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一九七二年五月

游 击 健 儿

——江苏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

江苏省军区政治部编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2年5月第1版

1973年2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300,001—480,000册

书号10100·022 每册0.72元

兵民是

勝利之本

毛澤東

目 录

飞兵奇袭鬼子窝	曲阿红 (1)
船班长	苏 红 虞 钧 (13)
一网打尽	林 沆 (24)
虎穴夺棉	黄 海 (31)
柱子和石头	徐 运 (46)
铁坝中队	卢建武 (51)
“吃喜酒”	施宏斌 (60)
战斗里成长	顾海虹 (69)
抗日沟军号布疑阵	刘 庄 (77)
斩“蛇”杀“鬼”	华 容 (87)
小插子显威风	林 海 (99)
周堡乡	严宾义 (106)
“军械库”	冰 海 (116)
夜袭水警队	许 胎 (125)
周二嫂三枪退敌兵	徐海文 (135)
南阳镇上显身手	苏启人 (142)
卡住敌人咽喉	项 松 (150)
智截敌船	徐 宏 (158)
铁道奇兵	云 河 (164)
六里湾上水雷战	金 黎 (171)
“双喜临门”	苏 斌 吴 红 (181)

虎口拔牙	红 涛 (190)
淮水战歌	施 洪 (198)
巧布雷	徐海成 (209)
火烧竹篱笆	江 皋 (214)
老交通	高 炬 (224)

* * *

船 桥	应正军 (234)
枪	洪泽钧 (256)
三打施胡干	安 伍 (265)
徐洞桥头夺军火	江曙阳 (276)
江安联防队	茹 文 (283)
水乡女民兵——高凤英	纪学高 (293)
铜墙铁壁李二圩	葛 兰 (309)
芦港战斗	傅 彬 (321)
夺粮的故事	江 东 唐 洋 (334)
李大胆	严 峻 (346)
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	季 林 (358)
六塘河畔奏凯歌	史 阳 (372)
后记	(384)

飞兵奇袭鬼子窝

曲 阿 红

大年三十雪花飞， 江南敌后战鼓擂，
飞兵奇袭鬼子窝， 人民战争显神威。

这首歌谣，在丹阳一带长久流传，歌颂的是延陵地区民兵当年配合新四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迹。

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九年。

当时，日寇盘踞的延陵，是丹阳、金坛、丹徒三县交界的重镇。它北临沪宁铁路，南控丹金公路，形势险要，是新四军茅山根据地的门户。延陵地区广大军民，遵照毛主席关于“集中可能多的兵力，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，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”，“而且这种进攻必须是奇袭”的教导，决定利用敌人过节的有利时机，拔掉这个“钉子”。

侦 察

腊月二十三早上，有两个人直奔延陵。前面是挑着菜担的中年人，后面是背着粪筐的小伙子。快到北街头的鬼子岗哨时，中年人在一家豆腐店旁边歇了下来，小伙子直往镇内走去。这小伙子，大高个，挺胸脯，头戴毡帽，身穿半新土布黑棉袄和打了补丁的蓝棉裤。他那浓眉大眼的长方面孔，久经风霜，黑里透红，一看就是道地的庄稼人。敌人怎么也想不到他

是一个身负重任的我延陵地区的交通员。他名叫武小虎，家住延北七里的上塘门村，从小当雇工。新四军一到这里，他就参加了当时的民兵组织——游击小组。由于他苦大仇深，立场坚定，很快就成长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。他智勇双全，跟敌人周旋时，天不怕，地不怕。这一回，他是三进延陵了。第一次，是了解延陵镇敌人动向；第二次，是带领部队同志观察地形；现在又奉部队首长和区委指示来取据点的地形图。和他同路的卖菜人，就是跟来掩护他的新四军侦察排长老江。老江原是从江西老苏区来的红军战士，虽然不是延陵口音，但做保护工作很有把握。他们知道，鬼子既愚蠢，又奸诈，常常大搞突然袭击，查得行人卸担停车，脱衣解裤，连头发都要抓几把。所以，武小虎和老江商定，把地形图缝在衣襟里，万一被鬼子发现，便以脱帽为号，这边帽子一扔，那边枪声就响，马上干掉鬼子岗哨，安全脱身。

武小虎过了岗哨，把粪筐和粪叉子随手放在附近的厕所门外，然后上街，走进义兴饭馆。他刚刚跨进门槛，里面就有个年约二十四、五岁的跑堂迎了上来，笑着问他：“吃饭吗？里面坐。”武小虎到了里间，拣个僻静地方坐下，要了一碗阳春面。

这跑堂的不是外人，是延陵镇地下游击小组组长，名叫钟锁贵。钟锁贵在延陵土生土长，家中只有祖父，他父母亲在鬼子进占延陵大屠杀时，惨遭杀害。大屠杀那天，鬼子先杀死他父亲，后烧掉他家房子。他刚把父亲尸体从灰烬中拖出来，又发现母亲中了鬼子的枪弹倒在菜园里。母亲只来得及交待了他两个字：“报——仇——！”从那时起，他恨透了鬼子，地下党就发展了他。

发展他的是我地下党延陵交通站负责人王建，合法身份是王新记杂货店的“老板”。武小虎每次来延陵，都是先通过钟锁贵接头，再去联系。饭馆和杂货店对门对户，买点东西，换个零钱，谁也不会注意。钟锁贵把面端给武小虎以后，就借口买烟跑进杂货店。当他回来给武小虎收拾碗筷时，低声说了半句话：“正常”。武小虎随即出了饭馆，从从容容地走进杂货店。

一间门面的杂货店，货架上摆着洋蜡烛、纸张、旱烟……。王建根据区委指示开了这爿“店”，担负着重要任务：发展组织，输送物资，搜集情报，监视鬼子行动。

杂货店的后门与鬼子据点仅一河之隔。王建特地在河沿上安了个茅坑，围上一道芦葦，蹲在里面，人看不见他，他能看见人。鬼子来多少，走多少，使用什么武器，一举一动都一目了然。要问鬼子据点是高墙深院，里面的情况能够看到吗？噢，也能看到，还有一双眼睛盯着鬼子窝里面呢！这鬼子窝原是毗连古庙昌国寺的地主大院，先是粮食仓库，后又开作糟坊。鬼子驻进去的时候，当了伪维持会会长的糟坊老板有大批存酒来不及处理，便连同粗细用具一并存入东、北两排房子里，留下糟坊工人钟老头为他看守，顺便为鬼子打杂。义兴饭馆的跑堂钟锁贵就是钟老头的孙子。钟老头在他孙子入党不久，也参加了地下党。依着钟老头，在鬼子窝里一天也呆不住，他想起儿子和媳妇被杀的惨景，咬几口鬼子肉也不解恨。只是王建跟他说，国仇不报，家仇难消，动员他为抗日出力，他才安心留在那里。

前面说到武小虎走进杂货店，王建马上把他让进后面房

间，顺手带上了腰门。因为钟锁贵先来招呼过，他早已安排停当，叫徒弟照顾生意，自己抽身接待。里面是一间仓库，把门关紧非常安全。王建从夹墙里取出一个小纸卷，交给武小虎，说：“敌人火力点都已标明在地形图上，人数和武器情况，也都写在上面了，你马上送交区委。”武小虎接过小纸卷就要往衣襟里塞，王建看了看窗外说：“满天阴沉沉的，怕要落雨。”武小虎一听，忙将小纸卷用香烟锡纸裹好，再包上一层油纸。王建还不放心，又点着一支蜡烛，把那烧化的蜡水，在纸外密密地滴上一层，武小虎这才把它塞到衣襟里。小虎忖度已到了约定的出镇时间，生怕老江在岗哨外等得发急，便告辞出店。

武小虎快到岗哨的时候，拐进路旁的厕所，顺手把进镇时放在厕所门外的粪筐拎到里边，趁着没人的机会，拆开线缝，抽出小纸卷，敏捷地塞到粪筐的烂粪里。

武小虎来到了岗哨边，鬼子果然左搜右查，缠住不放。老江在豆腐店门口看见鬼子猛地撕开武小虎的衣襟，感到情况紧张，便把手伸进怀里，握住短枪，扳开机头，只等武小虎把毡帽一扔，就拔出枪来，打他个冷不防。可是，等了一会，他见武小虎手不扔帽，面不改色，沉着得象没事一样，这才松了口气。

鬼子这一招没诈着，也该没事了，万万想不到，他又睁大两只眼睛，瞅着粪筐，鬼叫起来：“这里的不好，东西大大的有！嗯？”说时，现出一副凶相，哼了一声就要动手。武小虎心里叽咕：真糟，鬼子为什么要查粪筐？什么地方露了马脚？不可能，鬼子是瞎咋呼。这是沉着与奸诈较量的时刻，坚持下去，就是胜利！想到这里，武小虎更加镇定，反而把粪筐提得

高高的，朝着鬼子迎上去，好象说：“你查吧，我才不在乎呢！”鬼子看看武小虎从容不迫的样儿，又不乐意老闻着那股粪臭味，便仰着脑袋，朝后退让，忙不迭地搥着右手说：“你的开路开路！”

部 署

在延陵西北的谭巷村，区委书记摊开武小虎送来的地形图，指着图向部队首长详细地介绍着延陵鬼子据点的情况：镇中心宝庆桥东的地主大院和古庙昌国寺，就是敌人的据点。地主大院东西南北四排瓦房，方方正正围成一圈，仅东北角和昌国寺的藏经楼相通。大院西边临河，在西墙的南北两角修了两个碉堡，东北角的藏经楼也被鬼子改成一座高堡，日夜有人了望。只要把南面大门一关，这里就与外界隔绝，敌人自以为象铁桶一般万无一失。图上说明，大院北屋原是做酒作坊，东屋是堆酒仓库，南屋是厨房和饭厅，日寇青木大队第八中队一百多人就住在西屋里，武器弹药平时存放在西屋宿舍和藏经楼上。

毗连地主大院的昌国寺大殿，已被鬼子烧掉。前殿里住着伪警察所的十来个黑狗子和维持会的一批地痞流氓。前殿后面是一个大天井，西边依着大院堆酒仓库的后墙，搭了几间披屋，是伪警察所的柴屋。

根据侦察情况，部队首长和区委领导修订了奇袭计划，作了全面部署。部队首长又向区委传达了支队党委的指示：打好延陵这一仗，一可以粉碎鬼子春节后“扫荡”丹南地区的阴谋，保护人民群众；二可以扩大抗日队伍的活动范围，发展

大好形势；三可以打破所谓日寇不可战胜的鬼话，鼓舞军民斗志。并且着重指出：能不能按计划做好战前准备，是奇袭能不能成功的关键。

战前的准备工作，在紧张地进行着。延陵附近各个村庄的游击小组都纷纷行动起来，有的运弹药，有的做干粮，延陵镇地下党的战前准备更加紧张。

腊月三十早上，王建接到了进一步检查“三号”工作的紧急指示。正在这时，钟锁贵满面喜气地跨进店堂，装着买烟，低声告诉王建：“鬼子吃够了大鱼大肉，还要吃清燉鸭饺，今天一大早维持会来人叫馆子里准备。老板叫我吃过饭就送进据点去，你有事吗？”王建一听，高兴地说：“好极了，你要趁着进去的机会，告诉你爷爷，‘三号’任务无论如何要在今天天黑前完成，叫他按时点灯。”

吃过中饭，钟锁贵挑着两个大笼屉，大摇大摆地走进据点。他把两笼生鸭饺送往厨房里，刚好，鬼子翻译官和几个鬼子正围在那里看酒菜，见到钟锁贵，都哄了过来，有的掀笼盖，有的端碗就想吃。钟锁贵摇摇手说：“生的生的，不能吃！”鬼子翻译官问：“炒炒吃吗？”钟锁贵故意跟他搭讪：“不，不！这清燉鸭饺，是我们延陵的名菜，这一碗碗都配好了作料，要现蒸现吃，趁热上席，热得烫嘴，味道才鲜呢！”说完，他便趁鬼子围着看鸭饺的当口，抽身离开厨房，一溜烟跑到了堆酒仓库。这时，钟老头正在搬挪酒坛，钟锁贵劈口就问：“爷爷，‘三号’怎么样啦？老王说天黑前一定要完成任务。”钟老头两眼布满血丝，但仍精神抖擞地说：“我三个晚上没睡，已经搞好了！”他指着墙边的两个半人高的黑釉大酒缸说：“就在那后边。”钟锁贵

说：“我来看看。”钟老头从门缝里监视着外面的动静，钟锁贵轻轻地移开了两只空酒缸，拎起了靠在墙脚边的芦葦，就看到一个大洞，洞口露出了墙那边伪警察所柴屋里的稻草。“好，爷爷真有办法。”钟老头接着说：“你回去马上就告诉老王，‘三号’任务已经完成。”之后又压低嗓门说：“今天晚上，鬼子在南屋饭厅里摆酒，只有藏经楼上有哨兵。到时候，我就点灯发信号。”

鬼子翻译官看到钟锁贵说完话，就往仓库他爷爷那边跑去，好一阵也不见他出来，有些放心不下，便和两个鬼子朝仓库走去。扒在门缝里望风的钟老头见翻译官和鬼子过来，就朝锁贵轻声招呼说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锁贵听爷爷一喊，马上掩好墙洞，挪好酒缸。鬼子翻译官走到离仓库还有十来步光景，忽见“吱”地一声，库门开了，钟老头在前，小钟在后，一老一少抬着一坛酒，迎着他们笑咪咪地走了出来。钟老头看见鬼子和翻译官，转身指了指酒坛说：“这是有名的丹阳陈酒，仓库里大大的有！”他又指了指饭厅，示意这酒是送给他们吃的。不等鬼子犹豫，便拉着鬼子衣袖，叫他带路到饭厅里去。

那鬼子翻译官一见这般情景，似乎明白了钟锁贵呆在仓库里，原来是为他们弄酒，便咧着嘴角，兴高采烈地跟着酒坛直跑。进了饭厅，酒坛刚刚落地，一个鬼子嘴里才说出“米西，米西”，两只手就忙着扒开泥头，开坛尝酒，什么也不管了。祖孙两人又连续跑了几趟，一共抬了十大坛，在饭厅里一字儿排开。

钟锁贵临走时，那个鬼子还伏在酒坛上翘起大拇指连叫：“好，好！”这酒当然好啦，钟老头在三天前就特地为他们加

工，把白干烈酒倒进黄酒坛里，掺成特别容易醉人的“龙虎斗”，再把坛口依样封好，只等这一天节骨眼上派用场。

由于酒菜太多，鬼子厨房里忙得七手八脚，鬼子们在饭厅里饿得嗷嗷乱叫，等不及热菜上桌，就都围在酒坛旁，大喝起来。直到晚上八点钟敲过，“宴会”才算正式开场。

这时，钟老头借着帮忙打杂送菜的机会，特意拎了满满一提盒菜，灌了两大瓶酒，送到藏经楼上。楼上只有一个了望的哨兵，他一见酒菜，喜出望外。钟老头说：“你的米西！”鬼子哨兵两眼笑成一条缝，一面盯着热气腾腾的菜，一面叫着：“好，大大的好！”钟老头又说：“酒大大的有！”那鬼子把枪往墙边一靠，拿起酒瓶就仰着脖子直往里灌，钟老头看看他入了圈套，这才放心下楼。

奇 袭

当晚，雪花纷纷扬扬，漫天飘舞。新四军某部英雄战士，秘密行军三小时，快步疾走四十里，直扑延陵镇。王建和钟锁贵早就在镇外的杨城桥等着接应。带路前来的区委书记和武小虎，把他们介绍给部队首长。王建兴奋地说：“一切正常，鬼子按照我们的计划办事了，正在灌黄汤。”首长马上下令，照原计划行动。王建便带着部队，从简渎河干涸的河床里插向宝庆桥，大部队迅速包围了鬼子据点，武小虎带着突击队直插昌国寺。

这时，昌国寺的前殿里，那帮伪警察和维持会的汉奸武装，正在推牌九，中间一张赌桌，围得里三层外三层。嘶哑的喉咙狂叫着，个个都赌得昏头昏脑。坐庄的伪警官，背门站立。他

一条腿踩着板凳，帽子磕在后脑勺上，嘴角上叨着个烟屁股，青烟直冒，熏得他眯着一只眼睛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手里的两张牌。四、五个脑袋凑在他的脖子两旁，把灯光遮得严严实实。这时候，他们什么都忘了，一门心思就是赢钱，赢钱！

斜靠在门旁的哨兵，双眼盯着屋里的牌桌，嘴里在叽咕：“倒霉，偏在这会儿摊我的岗！”

这时候，带领突击队的武小虎，正沿着墙跟轻手轻脚地摸了过来，一个箭步，从背后卡住了那个哨兵的脖子，侦察排长老江马上把毛巾塞进他的嘴巴，敌人哨兵来不及嗯一声，就被跟上来的突击队员拖了下去。老江一挥手，武小虎带着战士们悄悄地冲了进去。武小虎一边示意几个战士快摘墙上的枪，一边压着嗓门喊出严厉的声音：“不许动！”坐在当中的那个伪警官，大概是输了钱，不耐烦地骂着：“大年三十图个吉利，乱喊什么东西！”旁边有个家伙跟着帮腔：“别开玩笑啦！”等到武小虎再次喝令：“举起手来！”他们才看见几支盒子枪统统对着自己，顿时张口结舌，有嘴说不出，有腿挪不动，惊得直抽冷气，举手的举手，下跪的下跪，停了一会，才有人哆哆嗦嗦地说：“饶，饶……饶命！”

一枪未发，突击队全部控制了伪警察所。

侦察排长老江，命令把俘虏押走。这时，武小虎到天井里去看钟老头的信号。他望见隔壁堆酒仓库的天窗上透出一片灯光，知道里边情况正常，马上回来带突击队进了柴屋。大家搬开柴草，找到墙脚的大洞便进入堆酒仓库。等到人马到齐，武小虎就把油灯吹灭。来回端菜的钟老头看到仓库里的灯熄了，晓得队伍已到，马上过来接应。他用短促的语气低



声跟武小虎说：“鬼子正在南屋饭厅吃喝，十来个鬼子喝醉已回宿舍。碉堡没人。藏经楼有一个哨兵。”突击队又集合一下，作了最后准备，沿着墙跟悄悄地插到鬼子饭厅前面。这时，后续部队也跟上来了。

战士们拿出手榴弹，逼近饭厅。饭厅的门虚掩着，里面烟雾腾腾。鬼子们哇哩哇啦，闹成一片。有的仰在椅子上剔牙，有的举着酒杯嚎叫，有的把桌椅板凳攒碎，往屋当心的火堆里摔。在熊熊的火光里，白墙上晃动着鬼子们的手舞足蹈的魔影，真是群魔乱舞，乌烟瘴气。武小虎猛的一脚把门踢开，一支天兵陡然出现在鬼子面前！鬼子们大吃一惊，个个脸上立刻变了颜色。不等鬼子转过向来，战士们便把几捆集束手榴弹，一古脑儿往里面扔去。

“轰隆隆——”爆炸声惊天动地。里面家具碗盏稀里哗啦，日寇血肉横飞，不是掉头破肚子，就是断胳膊伤腿，只听见一片鬼哭狼嚎的声音。硝烟未散，战士们的盒子枪又吐出一串串仇恨的子弹，向乱作一团的鬼子射击过去。

西屋宿舍里醉后先睡的一些鬼子，听到爆炸声，吓得惊慌失措，一个个光着身子冲了出来，有的被迎面飞来的子弹打死，有的直往藏经楼上逃窜。不一会，藏经楼上鬼子的机枪，咕咕咕地响了起来。这时，后续部队已把藏经楼团团围住，楼上的鬼子垂死挣扎，竟疯狂地施放毒瓦斯，妄图负隅顽抗。部队首长为了赶在延陵周围据点的鬼子前来增援之前，迅速解决战斗，立即按照原定计划火烧藏经楼。游击小组和战士们从伪警察所柴屋里搬来大批干草，浇上煤油，在楼下烧了起来。这时东北风刮得正紧，火借风力，风吹火猛，呼呼哧哧，噼